



她是欧洲各国所畏惧的女王



她的一生可谓是英国宫廷史的一部秘史，
她喜欢和男人打交道，但始为
童身女子，终为童贞女王。

伊丽莎白女王



伊丽莎白女王

保利 著

(下)

中国人事出版社

1998. 9.

柳暗花明

伊丽莎白终于结束了二个多月的铁窗生活，被送到了牛津郡的伍法斯托克皇家庄园……

“高贵的女王陛下，公众一直对您囚禁伊丽莎白公主一事议论纷纷，表示不满。而且，根据近来发生的一些示威、纵火等局部的骚乱事件来分析，民众不满的情绪似乎一直在增加，这事可不太妙哇！”

“怎么，你们这些枢密院大臣们不是一直胸有成竹的吗？噢，等到局面不好收拾了这才想起来征求朕的意见！哼，早依朕的想法处决了伊丽莎白，不就什么事也没有了吗？朕曾提醒过你们，夜长梦多，拖了一个多月，你们一直没有拿到伊丽莎白犯有叛国罪的证据，反而事事迁就她。现在，不仅给她派了侍从而且还允许她到处散步，哼，她现在快活地跟生活在王宫里没什么两样了！”

众人面面相觑，无言以对。海军大臣威廉·霍华德——他是亨利八世第五位妻子凯瑟林·霍华德的伯父，也是伊丽莎白的舅姥爷——重重地从鼻孔里哼了一声，站起身来：“陛下，臣以为对公主的惩罚已经够狠的了，到此为止吧。”

萨塞克斯伯爵犹豫片刻也站了起来：“的确。臣亲眼目睹了公主在狱中的生活，觉得公主从没有这么孤苦伶仃过。尽管如此，公主仍不忘表达对陛下你的忠心。臣以为，这对一个弱女子来说已经是非常不容易的了。”

玛丽眉毛一抬：“不管她承认与否，她已经卷进了这场叛乱之中，难道不是吗？给她定罪是迟早的事，先让她吃吃苦头对她有好处，希望她以后做人不要再这么虚伪，表里不一，甚至是笑里藏刀了。伊丽莎白的事，等处决了托马斯·怀亚特之后再做决定吧。噢，这个女子弄得我们朝野鸡犬不宁，真是个害人精！”

玛丽这话说对了一半。进入四月初之后，在许多街道上都可以看到一些具有强烈煽动性的支持伊丽莎白的信。无论是伦敦中部的十字街、金色巷，还是东区的贫民巷、渔民窟，甚至连贵人聚居的西区威斯敏斯特，都随处可见这些从天而降的传单。有的写道：“弥撒是偶像崇拜，取消它！”有的则写着“伊丽莎白公主是无辜的受害者！”有的还针对西班牙写出了“：行动起来，阻止西班牙王子进入我们的国土！”

这不但引起了西蒙·雷纳的担忧，玛丽女王更是忧心忡忡。西蒙·雷纳一再提醒玛丽，无论采取什么样的行动，一定要确保西班牙太子菲利普踏进英国以前国内的和平，否则年轻气盛的王太子也许会对小小的英格兰不屑一顾的，因为欧洲有那么多王国，无论是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还是德意志的霍亨斯芬王朝都比英格兰的都铎王朝要古老、著名的多，更不用说法国的瓦洛亚王朝了。

西蒙·雷纳的担忧不无道理。丧偶寡居的菲利普王子年方二十六岁，而玛丽女王已经三十有八了！这正是玛丽的心病之一，她担心这位过于年轻的准新郎能否看上她这位半老徐娘？玛丽真的感到了岁月在流逝，韶华难留哇！

鉴于对托马斯·怀亚特继续审讯已毫无意义，女王决定立即处死他。消息一传出，伦敦街头又连着出现了令玛丽极为头痛的事。

一个星期日的上午，正当人们穿过熙熙攘攘的奇普赛德大街准备去教堂做礼拜时，人们发现街中心竖起了一个绞刑架，下面吊着一只血肉模糊的死猫！有胆大者上前仔细观察，发现死猫身披类似神父布道时穿的那种前身和后背都有十字架图案的法衣，死猫头顶的发毛被剪成光秃秃的一面，它的两只前爪似乎正托着一只用纸卷成的圣饼。这是对天主教的亵渎呀，苏佩德神父气得吹胡子瞪眼睛，忙着去禀告女王。而围观的群众却觉得刺激，情绪激动，议论纷纷。

当托马斯·怀亚特被押往刑场时，引来了数以千人的围观。怀亚特自被押到伦敦的那一刻起，便知道自己难免一死，他不愿意其他人再受连累，更不愿意死后遭同胞们的唾骂，所以他心意已决，一切后果全由自己兜着吧！

“同胞们，我很遗憾没完成我的事业并且连累了许多不相干的人，我为此痛心不已。今天我要向大家郑重宣布，以前所有的一切都与他人无关！在这种局面下，人民起义是迟早会发生的，只是我选错了时机。但是我相信，只要这种局面继续存在，人民起义还会发生，所以我们的事业后继有人，我们的目标是为了穷苦人的利益。为了这伟大的事业早日实现，我死而无憾！”

众人鸦雀无声，聚精会神地听着怀亚特的豪言壮语。法官恼羞成怒，示意刽子手行刑，并宣布叛国者怀亚特将被枭首示众，曝尸三天。可是当天夜里，挂在绞架上的怀亚特的头颅就被人偷走了。并且在女王的后宫里竟然出现了咄咄怪事，有人将恐吓性的传单扔到了女王的餐桌上！

“陛下，几乎所有的事件看来都是与对伊丽莎白公主处置不当所引起的。臣请陛下收回成命，给公主以人身自由，这样公众的情绪才可能平静下来。否则，将会有一场更大的骚乱发生。”

“你这么说是在威胁朕吗？”

“不，事实如此，臣只是提醒陛下。”佩吉特神情严肃。

“你们说说，到底该怎么处置伊丽莎白？哼，我这个国王其实是有名无实的，我必须听从你们枢密院的安排。”玛丽有心要加强自己的主权，然而她即位后的几项政策都令民众失望，枢密院不得不出面干预，否则，玛丽的宝座就不稳了。现在玛丽这么说，一是不得不屈从于枢密院，二是她也想找个台阶下。也许她的政策太保守了？对伊丽莎白太过火了？不过无论如何，玛丽口头上是绝不会承认的。

亨利·贝丁菲尔德爵士揣摸着玛丽的心思，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说给玛丽听的小声嘀咕着：“照目前的情况，我们既不可能处死伊丽莎白，也不可能剥夺她的王位继承权，该死的怀亚特在临死前都不忘记为伊丽莎白开脱罪责！但是，我们已经不能再将公主囚禁在伦敦塔里了，这样做招致的麻烦和危险已经很多了，可我们又不能就这么宣布公主无罪而释放，这么一来不也显得我们做事草率，让我们脸上无光吗？”

“贝丁菲尔德爵士，请你大声点，不要吞吞吐吐的。”

“臣以为得想一个权宜之计，目前既不能让公主回宫居住也不能让公主自由自在地回她府上居住，总得有个过渡吧，不如将公主送往一个僻静的庄园别墅去休养一段时间，我们派人限制她与外界的交往，直至国内事态的完全平息。”

“嗯，这个方法对我们和对公主殿下都不失为体面的方法，我们顾全了大局，而公主也保全了声誉，两全其美。霍华德爵士，您意下如何呢？”

“既是这样，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了。”

“那好，如果陛下不反对的话——”佩吉特观察着玛丽的神态，

玛丽绷着脸未置可否，于是佩吉特宣布说：“那就将公主送到牛津郡的伍法斯托克皇家庄园，软禁一段时间再作打算。这事就由贝丁菲尔德爵士亲自去办吧。”

自从玛丽作了让步给伊丽莎白派了女仆之后，伊丽莎白反而觉得不那么自在了。那位势利的康妮男爵夫人像个影子似地跟在伊丽莎白的左右，害得伊丽莎白不敢再从罗伯特的铁窗前走过了，更没有机会给罗伯特写信。伊丽莎白简直恨透了苍蝇似惹人厌的康妮。

贝丁菲尔德爵士坐着驳船来到伦敦塔下，当老监狱长听说伊丽莎白要获得自由的消息时，竟然嘿嘿直乐，然后老人换上了整齐的狱长制服，带着一帮子鼓乐手，敲锣打鼓来到了伊丽莎白的牢房前。

“公主殿下，您获自由了，您听到锣鼓声了吗，我伯父来为您送行了，小船正在那边等着您呐。”

罗杰迫不及待地抢先一步，报告了这令人振奋的消息，说得他上气不接下气的。

“这里哪是人住的地方！好吧，公主，我给您收拾东西。”

听着由远而近的鼓乐声，伊丽莎白不再怀疑。她在牢房里来回走着，似乎有些不知所措。她太激动了。忽然，她皱起了眉头：罗伯特怎么办？我走了把他一个人扔在这里，他会多么伤心！可，我又有什么办法呢？

“喂，小馋猫，你去告诉罗宾我要走了，让他放心。”伊丽莎白压低了声音，对窗外的罗杰比划着。罗杰笑着不住地点头，还不停地做鬼脸，看样子他也很为伊丽莎白高兴。

终于要离开生活了两个多月的监狱了，伊丽莎白激动得浑身

颤抖，恍若梦中。在这令人咒骂，冷冰冰、死气沉沉的伦敦塔里，伊丽莎白却充满了深深的眷恋，她眷恋的是给她的牢狱生活增添了甜蜜和温馨的罗伯特·达德利。患难见真情，这种友情和怨情让伊丽莎白刻骨铭心，她甚至觉得，她已经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荣华富贵，这些她都曾拥有过，然而它们却如过眼烟云，变幻莫测。唯有真挚的爱情是天地间永恒的，伊丽莎白已经心满意足了。

要走了，不能说珍重，不能说再见，只能默默地在心里祝福。伊丽莎白和铁窗里的罗伯特四目相对，默默无语。仿佛一时间世上只剩下他们两个，然而他们中间却横着一道不可逾越的高墙。

伊丽莎白眼角噙着泪花，定定地看了一眼罗伯特，仿佛在说：我心不变，我心永恒，我们会有重逢的那一天！

伍法斯托克皇家庄园躲在由树丛组成的屏障后面，从乡间土路上根本看不到她。绵延数英里长的府邸外墙的石块因风雨剥蚀而变黑脱落，显得有些破败凄凉。这里的确是与世隔绝的地方，它占地很大，里面的树林、草地、水塘和狩猎场勾起了伊丽莎白对往事的回忆。

然而，从出狱的那一刻起，伊丽莎白便发现贝丁菲尔德爵士已经采取了严密的防范措施，伊丽莎白身边所有的老仆人全被宫里指定的人替换下来了，仍由康妮男爵夫人负责伊丽莎白的饮食起居，这个黑瘦的小个子夫人现在可是神气活现的了。伊丽莎白出狱时的喜悦逐渐地被一种新的孤独所取代，她变得沉默寡言，闷闷不乐，并且有些担惊受怕的。她弄不懂玛丽要把她送到这座庄园的真正目的，所以当她突然发觉自己身边全是些陌生的带着警惕的面孔时，她以为自己的末日可能要到了，为此她不住地祈祷，并读了一夜拉丁文版的《圣经》，为的是让这些人看看她对天主教

的虔诚。结果，在惶惑不安中，伊丽莎白又熬过了一天。

当伊丽莎白渐渐地明白过来玛丽对她已经是无可奈何的时候，她的心又放了下来，并且开始不断地抱怨一切，处处显示她做为王家公主的娇贵，她这样做的目的只是为自己多争得一点儿权利，因为她发觉在伍法斯托克的处境并不比在伦敦塔里好多少。

“贝丁菲尔德爵士，让那几个碍手碍脚的仆人走开，还有，我最不喜欢看见康妮那试图探寻一切的目光，她应该做自己份内的事情。”

伊丽莎白说得理直气壮。她不明白玛丽为什么又换了贝丁菲尔德这个老头来负责监护她，其实当初萨塞克斯伯爵倒是一个心地善良的老头子。

贝丁菲尔德尽心尽力地努力完成他的职责，可他对公主的抱怨又不能不闻不问，装聋作哑，于是他脸上堆着笑，不用说这是奉承的笑，说道：“公主，您就再忍耐一些日子吧，无论如何这里总比伦敦塔里强出许多倍吧？”

“我不这么看。和你手下的这些个仆人寸步不离我左右，庄园外面还有卫兵在山坡上守卫，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的，你们这么安排到底是什么居心呢？”

“嗨！公主有所不知呀。沿途对您的欢迎场面您都亲眼目睹了吧？女王陛下担心，有些人过分热情，盲目的冲动会给您带来新的不必要的麻烦，所以在万般无奈之下我们才出此下策的。”

“噢，原来你们是为了我的人身安全着想，可你们有没有把我作为王家公主和王位继承人所享有的合法权益放在心里呢？我很怀疑这一点。既然庄园外面有卫兵防卫，那为什么你们还要换掉我的贴身仆人呢？早晚有一天，我会赶走那个势利眼的康妮！”

“这个好说，只要公主与我们配合。那么，我仍让您的司库托

马斯·帕里安排整个府第的膳食和开支，至于您的贴身仆人，目前还不能让凯特·阿什利来。”

经过与贝丁菲尔德的几次接触之后，伊丽莎白发现这个老头对玛丽过于忠诚而做事显得呆板、缺乏想象力，不过他为人倒不坏，有一次他称呼伊丽莎白是“这位伟大的公主”，伊丽莎白觉得有把握把这个小老头哄得团团转。

当有消息说玛丽女王正一心一意地准备做新娘时，伊丽莎白瞪着充满智慧的眼睛打起了“鬼”主意，她得给贝丁菲尔德找点事做，不能让朝廷无视她的存在，不能让玛丽太得意了。

“贝丁菲尔德爵士，你把我看得这么紧，难道不成怕我溜出庄园，跑到四周全是沼泽的门维斯山上？”

“公主又在说笑了，您是王位继承人，怎么会出逃呢？到门维斯山去干吗？那里一片荒芜，人迹罕见。”

“那不正是占山为王的好地方吗？我倒想感觉一下当一个盗马贼特有的感觉。嘿，那呼风唤雨，来去无痕的多带劲呀！总比在这继续坐牢好吧？”

“公主，你一个王位继承人竟想落草为寇、占山为王？”贝丁菲尔德头晃得像波浪鼓似的，“除非您发疯了，这事要是朝廷知道了可不妙哇！”

“好呀，请你现在就去给女王写信，报告我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伊丽莎白满不在乎，“顺便我提个要求，让他们给我弄一本英文版的《圣经》来。”

“什么？公主，不要怪老臣啰嗦，这可是朝廷的禁书呀！”

“你瞧我这些日子把手里的拉丁文《圣经》都快翻烂了，我是想拿它们作个比较，我总觉得克兰默主教他们翻译得不太确切。”

“公主，再不要提到克兰默这个名字，女王陛下对这个人

极为痛恨，甚至是恨之入骨。”

“这么说爵士大人也痛恨他喽？”伊丽莎白扬着一双弯弯的眉毛，眼神有些古怪：“您倒是女王陛下最忠实的大臣，您的喜怒哀乐全由女王来决定，我真是佩服您，在名利场上能达到这个功夫可真不容易呀，怪不得您一头的白发，肯定是整天怎么想着去拍马奉承熬白了头！”

贝丁菲尔德的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的，他没想到公主竟会这样尖刻地挖苦自己，他只是挠着白发喃喃自语着：“我这头发，天生就是白的！”

“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我称阁下为白头翁好吗？噢，好像有一种鸟儿也叫这个名字吧，真是巧了。”

贝丁菲尔德被弄得哭笑不得，他明白伊丽莎白在成心捉弄自己，而自己又只能是陪着笑脸：“只要公主愿意，反正这里也没人听见。”

伊丽莎白脸上露出了难得的笑容。她发现，只要自己略施小计最后总能巧妙地迫使爵士大人做出某种意义上新的让步，而且这位爵士大人也不像开始那样隔三差五地写信向女王汇报了。伊丽莎白觉得，同贝丁菲尔德这种老农式的固执劲磨蹭真是一种奇特的斗争，权当消遣吧。下一步，伊丽莎白打算迫使老头同意，直接给女王去信。无论如何，伊丽莎白是不甘心就这么生活在这个差不多与世隔绝的乡间庄园里，她要据理力争，早日离开这里，伦敦才是她热爱和应该生活的地方。

康妮来报说是司库帕里差人送水果和葡萄酒来了，还未等贝丁菲尔德点头，三四个身穿宫廷仆役黑色制服的年轻人已经进来了，有两个人手里端着大果盒，另两个小伙子抬着一大桶酒。

伊丽莎白坐着没动，看着几个年轻人忙里忙外的，他们都是

些新面孔，说不定是帕里从就近雇佣的。

一个瘦长但显得很机灵的年轻人很快便博得了康妮男爵夫人的好感，征得了她的同意，十分卖力地擦起了地板、楼梯和天花板。

“年轻人，像你这么勤快的真是不多见哪。好好干，我不会亏待你的。”

“我们这些泥腿子，干这些活算什么？说实话我只是想来开开眼界，我是第一次进皇家庄园呢。这么巧又有公主在，我真是很荣幸。公主殿下，我叫弗朗西斯·维利。”

伊丽莎白坐在旁边的小客厅里，看见门外正忙活的年轻人突然向她挤了几下眼睛，又自报了家名，有些迷惑不解。

“弗朗西斯·维利？”好熟悉的名字。“天，他不是参与了怀亚特叛乱吗？他怎么又到这里来了？”

伊丽莎白顿时紧张起来，一抬手书掉到了地上。她的心怦怦跳了起来，生怕被老爵士看出破绽，再说还得提防着善于察言观色的康妮男爵夫人，于是，她决定回房间休息，避开这个鲁莽的年轻人。

“公主，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听说您学识渊博，而我们这些乡巴佬连地道的英语都说不好，能否请殿下……”

维利的话没讲完，就被康妮截住了：“公主自有公主份内的事情，你怎么可以向公主提出请求呢？”

一直没言语的贝丁菲尔德听着维利那颇为熟悉的乡音，忽然开口问道：“年轻人，你好像不是牛津郡的，你去过肯特郡吗？”

“当然，前不久我还……”维利急忙改口说：“我姨婆住肯特郡，我从小差不多是在肯特郡长大的。”

“怪不得呢，我听你一口的肯特郡方言。小伙子，听得出我的

口音吗？”

“您说得和这位夫人一样，都是正宗的伦敦话吧？好听极了。”

“不，我原先也来自肯特郡。”

“噢？”维利的小眼睛闪出了光：“这么说咱们是同乡？大人您愿意教我伦敦话吗？您知道说着方言在咱们国家是吃不开的。无论你到哪，无论你想干什么，一开口就先被人嘲笑一番，这滋味可真不好受哇。”

“嗯，”贝丁菲尔德颇有同感，“这么说你想离开肯特郡？”

“是呀，那里穷乡僻壤的没什么值得人留恋的，再说最近又经历了一场战争，许多人离开了那里，我只是其中之一。”维利的说谎本事确实有一套，哄得贝丁菲尔德直点头，一脸的同情。

伊丽莎白冷眼旁观，见弗朗西斯·维利这么快就博得了老顽固贝丁菲尔德爵士的信任，真是吃惊不小。“这个维利胆子也够大的，倘若朝廷知道了他是个在逃犯，肯定会对他不客气的。现在皇家卫队就守在外面，他竟敢大摇大摆如入无人之境，难道他连命也不想要了？我之所以被关进伦敦塔就是与怀亚特叛乱有关，希望这个维利不要再给我带来什么麻烦才好。目前我连自卫的能力都没有，再也经不起任何挫折了，这个弗朗西斯·维利出现的可真不是时候哇！”

天上人间

半老徐娘的玛丽陶醉在新婚的甜蜜中，而青春妙龄的伊丽莎白则被软禁在乡下的王家庄园里……

女王玛丽的寝宫里有一间密室，里面长年窗帘低垂，门窗紧闭，以致于有一种沉闷、压抑的感觉，另外还有一种挥之不去的霉味。由于侍女被告之不得随意进入，所以更给密室增加了一种神秘感。

其实，这里面的陈设很普通，远没有卧室装饰得那么豪华、舒适，可在玛丽的心目中，这里是最神圣的地方，是她与上帝沟通的最佳场所。

腥红的地毯，长长的祭台，几盏银质的枝型烛台，当然，最显眼的便是摆放在祭台正中的很大的镀铜十字架。这也许就是玛丽心目中的天国了。

此刻，玛丽披上深色的长衫，赤脚披发走进了密室。侍女们等候在寝宫门外，不拉门铃她们是不能进来的。玛丽亲手点燃了一根根蜡烛，房间里立刻明亮起来，祭坛上铺锦列绣，摇曳的烛光照耀着受难的基督耶稣，他面目悲苦，身躯枯槁，有一种同情受苦人的眼光，似乎可以洞察一切。极其强烈的宗教气氛使玛丽的心迅速习向飘飘荡荡的天国，觉得上帝就在她眼前，她双膝跪下，开始了与主的沟通。

“万能的主啊，此刻我方寸已乱，不知所措，菲利普王子已经

第二部 伦敦塔里的真爱

启程，不日即将来到伦敦，我将与他携手并肩踏上神圣的殿堂，接受主的赐予。啊，我梦寐以求的时刻终于要到来啦！

我从来都不认为我是个弱女子，我有坚强的意志，我有坚定的信仰，我还有坚实的后盾，我自以为能将王国治理得井井有条。然而，一年多来层出不穷的骚乱事件让我束手无策，现在我只希望在菲利普王子踏上英格兰土地之前一切都能烟消云散，主啊，请你给我力量！

啊，上帝，我是多么苦恼！年届不惑却陷入了情网，爱上了一个人，却又不肯向他表白，他是那么的年青，健壮，而我却已是昨日黄老正在枯萎。蛮横的上苍，你为何要把我的爱人塑造得这么青青年少，这么高大伟岸？我将用什么样的方式才能获得他全部的爱？我心里没底，我自卑，紧张，我担心我的爱人会移情别恋。主啊，请你帮帮我！

啊，万能的主，你到底施了什么法术，让迟来的爱情搅得我摇摇不能自持？而以前这颗心几乎称得上是英格兰最优秀的。现在我变得脾气乖戾，反复无常，疑神疑鬼，刚愎自用，时而欣喜若狂，时而萎靡不振？

唉，上帝，我觉得可耻，这是何等的罪孽，我玛丽·都铎，英格兰的女王竟然坠入情网而不能自拔！我对自己说，你将会用你的痴情使他喜欢你了。于是我决心将内心火一样的爱尽量收藏起来，我已经向我的全身、甚至最细小的头发下达了正式命令，我要把爱情关在心里，在适当的时候温柔地表现出来，希望不要吓着我的爱人，希望我的爱人能与我白头到老！

唉，我的大理石美男子，我的心肝，你就是我的国王，我甘心做你的奴婢。我的头脑中除了对主无限的赤诚就是对你全身心的爱恋，我竟然对处理国务朝政感到厌倦。请你快来吧，我的心

肝，我的公牛，我要把一切行政事务都交给你，我心甘情愿做你的温柔的妻子，为你奉献一切，包括我的国家……”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玛丽才恢复了平静和理智。她揉着跪得麻木的双膝，一一吹熄了蜡烛，然后带上了小门，这时候的玛丽觉得精力充沛，心情十分愉快，她拉响了门铃。

“什么时候了？”

“陛下，已经快十点了。”

“陛下，您今天早祈的时间可够长的，大厅里几个枢密院大臣们正等得心焦呢。”

“噢？什么事？传佩吉特上来，你们赶快给朕更衣。”

“陛下，老臣先给您贺喜了，菲利普王子一行已经从南安普敦登陆了，预计5天以后即可抵达伦敦。”

“真的？”玛丽双眼发亮，嘴唇有些哆嗦：“那你，还不赶快去准备迎接？还有，通知温切斯特教堂的神父，朕打算在那儿举行婚礼。”

“陛下尽管放心，老臣早已安排好了各方面的事宜，陛下只管在宫里安心等待吧。自从陛下对伊丽莎白公主作了让步之后，似乎一切都变得越来越好了，就连枢密院里也出现了空前的团结和和睦。臣敢打赌这是菲利普王子给我们带来的好兆头。”

“好啦，快去办你的事吧，记住千万不能出什么泄漏。这几天国事朕就拜托你了，希望你不要致让朕失望。”

“嘿，陛下就等着听好消息吧，到时候伦敦全城都将沉浸在一片甜蜜的幸福气氛之中，您的婚姻是万众瞩目的大喜事呀！”佩吉特乐呵呵地走了。

玛丽先是楞了一会儿，突然醒悟过来，激动得声音都变了：“快，快，你们快帮我梳洗打扮呀！从巴黎和维也纳定做的衣裙呢，

全都让我试试！”

正当伊丽莎白在牛津郡的伍法斯托克庄园度日如年的时候，玛丽女王正陷入甜蜜的爱情中而不能自拔。这位38岁的处女女王终于在个人婚姻上有了归宿，她被巨大的幸福包围着，陶醉得神魂颠倒。

“亲爱的，谈谈你对英国的印象？”

幽暗的卧室里，窗幔低垂，烛光摇曳。玛丽换上了一件闪光的丝绸睡袍，神情羞怯地悄悄打量着正在闷头喝酒的菲利普王子。

一切都恍如梦境。那么盛大的庆典场面，在万人注目之下，玛丽与菲利普踏上了温切斯特教堂的红地毯。结婚仪式由罗马教皇委派的红衣主教霍金纳徒·波尔主持，市民们并没有意识到他们不久将必须皈依天主教。波尔大主教就是教皇特地派来帮助虔诚的天主教信徒玛丽恢复臣民们的天主教信仰的。枢密院命令全城庆典，向市民廉价出售麦酒，一向嗜酒如命的市民们欣喜若狂，并且将对政府的种种抱怨抛到了脑后。

重臣佩吉特和主教苏佩德正暗自庆喜万事如意时，不想却出了点小差错，是由一位画家的疏忽造成的。为了增加婚礼庆典的气氛，佩吉特命一位宫廷画师在温切斯特教堂对面的格拉斯丘奇大街的街心塔楼上画九位伟人的巨幅肖像画。由于匆忙，这位画师没有多加思考，他让亨利八世的手中拿了一本拉丁文版的《圣经》，而不是像其他的几个伟人一样是手执权杖、利剑或斧钺。这一疏忽被克兰默主教发现了，他当即严厉谴责这位画师，画师则不以为然，双方起了争执，最后由佩吉特出面干预，让画师在亨利八世的手上加了付手套遮住了圣经。

这虽是个小插曲，但却预示着英国不久将要发生的宗教变革。